

## 大同电影的风云百年(一)

□ 任翔宇



前几天我写过一篇从杨紫琼获奖奥斯卡喜提小金人儿到大同影视行业能不能感悟提振的文字,意外获得了很多人的关注。其实那一篇只是那刻感想,大同的电影行业伴随着中国电影百余年的历史颠沛起伏,远不是干把字就能说得清的。

之前也零零散散写过好几次有关大同影院、影片的文字,这一次我们再捋一捋,一起来看看大同电影的前世今生。

从哪说起呢?还从杨紫琼吧。

据说这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杨紫琼是沾了成龙的光,《瞬息全宇宙》中杨紫琼的这个角色原定是成龙的,因为没有档期,所以导演改成了女性角色,杨紫琼还发短信感谢成龙。杨紫琼和成龙在大银幕上有过4次合作,这4部作品中3部都成为了动作港片中的经典,另一部还曾提名奥斯卡。

2018年大同首次举办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杨紫琼担任了电影周评委会评委,在缺席2005年大同的恒山武术论坛后,终于和大同结缘、踏上这片热土的土地。

大同其实离奥斯卡不远,大同其实一直在大银幕的前后低调前行。

中国电影生于1905年,这也因此成为央视电影频道一个主品牌的缘起。谭老板的《定军山》,由任庆泰在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并在前门大观楼放映。彼时京城以耍“洋玩意儿”为时髦,骑英吉利风车、家里三节两寿时用电影机放电影取乐蔚成时尚。有家同样姓任的旗人家里就有自己的电影机。到了民国旗人纷纷落魄潦倒,这台电影机也从玩意儿变成了生计,放租出去赚个仨瓜俩枣。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这家的娃娃儿童也长成半大小子,就拜

了父亲任叔元的师弟、放映电影的师傅陈乐亭学徒,在前门大栅栏、长安街中山公园里的来今雨轩和鼓楼、天坛附近给戏园子、茶园子放电影。

说回大同。1921年大同鼓楼西街的天庆茶园放映美国影片《流浪汉》,这是大同第一次有电影放映;1925年,大同出现以电影放映为主业的新民戏院;1933—1935年,在下华严寺和鼓楼东街的基督教青年会,分别有宣传日光肥皂和基督教教义的短片放映,这是大同首次以广告形式出现的电影。抗战胜利后到大同解放前,大同名义上有3家电影院实际上有放映活动的只有2家。天庆茶园因其位置座落在鼓楼西街南侧,当时人们称其为南戏院,新中国建立后天庆茶园改名为日新剧院;新民戏院1925年为晋北镇守使张汉杰在自己的官邸兰池内所建,故人称兰池戏院,在建筑设计上有机房放映孔和悬挂幕布的装置,是大同出现的首家真正意义上的电影院,并且一开业就以放映电影为主,人们称其为北戏院,该戏院于1939年被大火烧毁。大讲堂,1920年为镇守使张汉杰营建,位于火神庙街镇守衙门东面,原本为守军官兵的讲武堂,1931年开始放映电影。1939年大讲堂改名为大同剧场,由一名朝鲜人经营并多次安装使用日产罗拉座机,此后该剧场先后更名为新中国电影院、民众电影院,大同解放后,曾定名为大同电影院,后更名为工人俱乐部、职工俱乐部,现在人们对这里有一个简称——“二宫”。

新民电影院座落在大西街乱衙门内,1940年由日本人山本全美投资兴建。院内设施较差,专为中国观众所建,故又称中

国电影院。日本人投降后曾先后更名为光陆电影院、社会电影院。1949年9月大同市对放映点进行调整,该电影院被正式定名为大同电影院。

大同和平解放后,大同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了电影院。前面提到的半大小子到了1949年已长成了壮小伙子。5月1日大同和平解放,当时能想到和能做到的庆祝活动之一,就是放电影。那时候,大同划归察哈尔省管辖。电影放映开始由部队供片,电影机是当时残留下来的日本产放映机。解放之初这些设备或老化或磨损严重,壮小伙子任象金从北京辗转张家口后受邀来到大同,和当时懂机床车铣的师傅一起琢磨一起反复试验,终于让电影机重获新生恢复放映。

1951年后,大同市电影放映先由文化馆管理,后由文教局管理,1955年后归文化局管。1957年,大同市文化局首次对直属电影院实行等级评定,人民影剧院、九龙电影院为甲级影院,大同电影院为乙级影院。

再数几个当时够得上档次的电影院吧。煤矿工人文化宫,1952年原大同矿务局投资在口泉镇建成,后更名为口泉电影院,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曾改称红旗电影院;人民影剧院,1955年在西门外建成,1958年因屋顶出现渗漏停业,后再未启用;九龙电影院,1956年在大东街建成。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曾一度改为革命电影院;永泰电影院,1984年在大南门建成,大多数人记得它后来“转行”后的名字,塞北威豪迪厅,和金库KTV,如今旧址已荡然无存,永泰门南广场上美丽喷泉冲刷掉这里的曾经。

还有两个,都是经典。华大工程总公司俱乐部,1956年建成,1963年更名为工人俱乐部,并于同年开展电影放映业务,成为全市首家对外开放的俱乐部。新世纪之初,这里叫工人文化宫,后来因为有了“二宫”这里被简称为“一宫”,再后来,“一宫”搬到了雁北影剧院,改称工人文化活动中心。曾经西门外新建南路富强里旁边的俱乐部,已是复建后的伟岸城墙。

大同剧院,1958年2月建成,坐落在北门外。大同剧院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票难求,《小花》《少林寺》我都是在那里看的。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流行音乐兴起,歌手们走穴演出来大同,除了体育馆就是大同剧院。声泪俱下的浪子回头《心声》,高亢激昂的“西北风”《黄土高坡》,都曾在这里超分贝上演过。新世纪里,大同剧院渐渐衰落,先是转租做了英特俱乐部,后来是“金色年华”和“摩力圣汇”,夹杂了洗浴的娱乐场所,居然还曾邀请过香港演员“大傻”成奎安助演,更曾经主办过为“云冈旅游节”压轴的刘德华演唱会。这是那时的风云际会,也是独特的时代印记,同样被城墙取代的大同剧院建筑没了,名字却保留下来,成了御东五大场馆之一,大同大剧院是文瀛湖畔的地标建筑。

各厂矿单位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基本上都有了电影放映机,有些公社大队也置办了设备:二电厂俱乐部、汽修厂俱乐部、新中礼堂……百花齐放。



## 此“红”实为“横”

大同方言

□ 韩府

生活中经常听见老大人说“红心”一词,但是一定要注意,这个“红心”并不是“一颗红心,两手准备”的“红心”,也不是押宝押中了的那个“红心”,还不是打靶打准了的那个“红心”。这个词并不是名词,许多时候倒是作形容词或动词使用的。当大人说一个人很得意、很有市场,甚至能够为所欲为时,则用此词,如说:“看那红心的!”“人家也可红心过。”“你还能红心几天!”等等。那么,到底这个词应当如何写呢?看了上面的例子,或许有的人已经猜出来了,如果再联想到大人骂一个人“红心霸道”,是不是就会反映过来:大人所谓“红心”,就是“横行”,所谓“红心霸道”,其实就是“横行霸道”。

说到这里,有的人也许就会联想到:许多时候,大人和大人附近的几个县里常常是把“横”说作“红”的。比如把一个东西竖着立起来,叫作“红立”,实际上就是“横立”;表示“可不是吗?”的意思时,说“红

顺的”,实际上应当写作“横竖(顺)的”(此词另文专释);让人把东西横着拿,说“红着拿”。总之,大同及其左近几县过去都是把“横”说成“红”的,而说作“横”则是推广普通话后的事情,真正的方言实际上并没有“横”这个读音。

那天在单位里就目睹了一个笑话,一位灵丘籍的中年女同志指示一位年轻女同志抄录一份名单,她说:“你写成红的!”那位年轻女同志听了后在那里发愣,笔者恰好在一旁,就“翻译”给那位年轻同志说:“她是让你横着写!”那位年轻同志说:“我也在想如何能写成红的呢。是不是让我用红笔写呢。”我又进一步解释:“过去人们说话,‘横’字就说成‘红’。”之后,三个人一同大笑。因为讲灵丘话的那位同志根本没考虑到她的话会引起如此大的误会。

把“横”字说成“红”,绝不止灵丘一地,昔日大同人也是如此。

随手拍大同



春色尚未度平城

李未 摄

